西

東

聞

見

錄

_	目鏡		西源周見集
	錦	趙	黄綰
王篆	遊儿二男	何	馬文升
			前言
			江防
·	琦	神	施天泰
沈 愷	一恭	魏	顧遂
<b>劉</b> 涇	瑄	張	陶成
			往行
	名	佚	任 名
李維楨二則	煙四則	鄧	佚 名
		•	和当
			海防後
			兵部:七
	外塩	乙五十八目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八目錄

接濟西路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成兵嚴哨待敵則厓門寒門等惠賊 等舉賊不敢留中路有香山戍兵嚴哨待敵則峽門零丁洋奸徒不敢 舟不敢停遲三路有備廣東自可高枕矣福建守禦其水寨則有五日 戶之慮我守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湄州岱墜 语嶼日南日日烽火門日銅山日小埕我守浯嶼守厦門則泉州無門 三路之上遊則柘林爲最其東莞大鵬成兵嚴咱待敵則屯門虎頭門 凡七處以防勦如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惠潮之要害據 兵部七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八 □□□日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淮揚登萊遼陽 海防後 阿见维 卷之五十八 海防後 嶺南 張 营益奇甫 輯

**跳城三面阻山皆峻嶺東面山前距海若非兵船預伏探哨寇舶猝至** 浙江守禦則有六總金盤總守海港者暴凡五守海岸者暴三十有二 慣火徒勾引接濟者可免此八聞控上遊之勢小埕水寨北連界于烽 鍾聞巡哨之兵分守南界雲蓋寺走馬溪金石等處則倭舶之自浙趨 若復守南日實便計也烽火門水寨永樂問既棄去惟守松山寨而沙 何以禦之故健跳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總其沿海設 此棲泊實巢穴也松海總其守海港者七守陸路者八八者之間惟健 南假麂鳳凰山皋間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自國初以來俱 守海外者自大嚴頭山海島玉環山霓惠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 北茭山諸巡司分其兵爲南北中三咱巡賊待戰福郡謂之無事可矣 南接壤于南日連江爲福郡之門戶而小城又連江之藩翰也今閩安 江古鎮兩咱聯絡策應福州之藩籬似有恃矣峒山水寨我以銅山玄 **這羅江古鎮羅浮等險孤懸海外今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與羅** 

之突扼要區也景泰以來移其寨于莆田吉丫地方南日棄而不守今

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海可以扼長江之險今 者熟計之可也南直海防惟松江蘇州其吳淞所係水陸之要衝蘇松 屯田若曰恐田成而倭來據之是齎盜兵而資盜糧矣不可果然當事 石然此議至今未有舉行當事者或卓有定見募民耕之亦可稱海上 矣聞定海之外海中有金塘玉環諸山山可屯田歲約可收米十餘萬 也備浙江者使六總之兵聯絡策應不爽頃刻則倭自不敢落帆海上 塘至西海口西海口南通外洋北近平湖係浙江之咽喉平湖之門戶 七守海港者八海寧總海岸設備者十海港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 九海外設備自舟山螺峯巡司至沈家門寨几十二臨海總守海岸者 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守南直者此其大要也江 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則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則守之南匯而 西為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堡則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 北海備與浙福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准揚所在要害宜莫如狼 是 卷之五十人 海防铁

備者六海中設備者十五定海總其沿海設備自定海衛至大嵩港凡

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鶏 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制之故耳又聞登萊海洋亦與浙福異其 者犯來之漸也故即墨一所較之二營尤獨爲要以大嵩鰲山靈山安 北海文登營以控東海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望新城左右相錯如咽喉 南北三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即墨三營各當一面之寄登州營以控 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勢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 北海防大略也山東海備則有登萊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 近揚州也日北海以其通新插河有鹽徒聚艘也日廟灣以其有巨鎮 雲梯關廟灣此皆沿海之要害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以出入最便逼 關鎖曩昔登萊海警告寧然淮安屢被登封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 又設陸路遊擊一住海安鎮東以控扼狼山通泰西以捍衛揚州此江 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泰與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 可通大海口也往者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 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崛港皆揚之東南界朐山據淮海之首鬱

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守之制令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 閩廣以至浙江南直由江北以至山東遼陽嚴搜接濟之徒羅守要害 爲急防海女之春汛則防海爲重防邊次之則邊海俱有賴矣然後由 海濱者足以防倭之劇遼陽沿海守備既定為五路分守應援似爲得 鐵嶺之統于開原者足以揭虜之衝南枕滄溟有金復海蓋旅順聯絡 陽海防視閩浙為稍緩遼地負山阻海北鄰沙漠北有遼海三萬瀋陽 出洋之令勤會咱之期倭來則拒倭聚則攻則海防亦可云有備矣遼 水戰爲上陸戰次之以賊不登岸爲上登岸戰勝者次之則萬里海防 之地線兵操戰艦精火器下令沿海守備以守外海為上守內海次之 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邊 鳴嶼金嘴石倉廟淺難亂磯乃賊之所必避我之所當遠者也今若嚴 可以免鯨氛蟨霧之憂焚城之禍矣 鄧鍾日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田數千畝乃國初起發民居 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 3 年 卷之五十八 海筋疫

衛矣海寇曾哲輩由五虎揚帆而來鼓棹而去莫敢誰何無備故也今 被倭寇殘擾為甚今惠潮各有參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遊之藩蔽 旣設南頭參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總鎮標 又日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則由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為 于無事之日則迂矣 也議者謂惠朝水道延衰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 來漳潮無亡矢遺鉄之費策誠得矣其次則惠潮二府亦當敵要衝向 之路左以伸閩之臂指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數年 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稱密邇馬異日者倭寇嘗殘破廣海 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為崖門崖門之西則為廣寧衛而香 寇許朝光吳平之徒相繼巢穴于此誠盜淵藪也萬曆三年總督軍門 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 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 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爲特角之勢而東路遂可安枕然言之 ▶ 卷之五十人

廉參將其白鴿白沙二總則設于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總則設于萬 黎而有瓊崖參將之設然猶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而始專設雷 痰亦爲血脈運動之資若元氣虛耗營衛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爲務未 也夫東省之有蕃舶譬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 白三州或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鄰國為壑而徙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 縮手哉然議者以濠鏡澳終為腹心之疾或議毀其樂盧或議移之浪 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陷如蹈無人之境偷猶垂涎于此取故道 **倭夷西控諸蕃外禦交黎內搗珠寇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矣議** 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城為患而始有圍州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 又曰西路要害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加密焉自嘉靖十九年征 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圖治者不容缺一 而來則陽電參將之復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 矣嗟乎此特設兵彈壓攝馭綏徠或觀釁而動因時治之用夏變夷則 獨瓊崖州郡在外黎岐居中五指腹心永為左衽不無手足倒懸之嘆

可耳若治平無事欲禽慵而草薙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 卷之五十八 月月日日

聽其來往則航海者知所趨避而防汛通商兩不相病噫常情難與慮 之時則商買之利通海上異船便可揚帆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 明前爲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爲始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違餘時 又曰閩廣商人以販海爲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今開之于收汛 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閩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閱月以清

李維楨日天下猶人身也吐納之非時啓處之靡節皆足以病其身善 治身者必求所爲致病之源而治焉然後可以無後患治天下之隱何 始惟在决斷行之耳 以異此始之不慎而養其亂幸而少戢遂韶韶然以爲安而禍源未塞

罅漏可乘一日潰决而起將至于不可救斯不能善後之過也已開廣 大勢而較之賊之出沒海上者若烏合蜂屯難與爭鋒然非有根柢之 而元氣耗傷不絕如錢善後之策非所宜熟慮而疾行者乎蓋嘗總其 之寇內訌煽亂者十餘載矣以國之靈得就及薙譬之病者謹免于死

總南哨至洪炎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于舊轄玄鍾所增遊兵泰設南 **埃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無謂也今雖少飭然地岂盡可守士豈盡** 棋布世人恬熙缺然寢閣將不習旗鼓之節士不爛弓馬之技烽燧斥 自幸乎刑辟之不加矣是宜嚴爲之防諸凡採捕販鬻一切勿與通庶 又曰汀漳惠潮地與夷鄰諸商利其所有駕舶而互爲市入則導之入 慎簡守令協力區處斯又其大凡矣 申通夷之禁而修驺海之備在山賊則當行保甲之法而治郡縣之兵 蒂結非其摧折之難而惟其剗絕之盡爲不易斯二者其聲勢遞相倚 內地諸所掠取畫地而分夷既厭飫而歸彼方且離跂攘臂乎其間而 勢故一戰而勝則其黨與爲易散賊之盤距山谷者若蔓延蘿附株連 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計也 可以絕嚮導之路而攜其搆援之漸耳國初瀕海之區列戍置守星羅 伏而吾所以備之者亦宜兼修而無廢誠欲爲善後之計在海賊則當 □□□日今之防海者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日漳州銅山寨領以把 卷之五十八

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蒲港所轄台州沿海延 兼轄起燫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一日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 總南哨至白大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 領遊兵分觀音葫蘆等澳以為小埕之南藩一日福州小埕寨領以把 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哨 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 **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會設把總一領本衛幷** 會哨所轄温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温處之參將松門海 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慷澳**之信地所以備圍寇者如此在浙 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日與化南日寨領以把 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 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 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咱北與於門關 澳把總領之分咱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 E

信地定海設把總一領本衛幷在外後所罪獨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 海一帶自鼈子門直抵金山衞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 總一領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江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 南起湖頭瘦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衞設把 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扼吭于是有咱兵之特住劄把總之分咱守 嘉湖之參將所以備浙寇者加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 家澳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參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 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 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 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衞扼其衝于是有參將之設華亭之柘林 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州新設之 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 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 咱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振港口者也由蘇而常而鎮而于楊舍設守 一卷之五十人 海防後

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為東海守禦所則設把總 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 新插港轉而西北為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為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 設儀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崛港則設守備又自 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 遊擊相聲援又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衞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 海口又于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 沿而西若狼山為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 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 萊陽大嵩衞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 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咱逢猛以西之 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待調遣所以備 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觜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 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衞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

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 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為應援自葉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 **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劃遼自天津東抵鴨綠** 聲接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 等九江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 營軍并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為 **沽抵豐潤之黑鷄蛇各以入衞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 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則設守備水路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 之參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麥義州右屯鎮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 五所之兵派守芝麻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前協守 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為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 寧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咱海口又南而 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几以控制廣 應接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 一般之五十八

ţ

the state of the s

等項隨其所能演習慣熟每船十四五人或二三十人各記姓名仍在 體得沿海漁船熟知海道不畏風濤駕駛便捷遠出咱探賊船不疑臨 修整完備四百料已上船隻使風搖櫓攻捕賊船回旋進退遲鈍不便 各衛所官快船隻揀選新造堅固便于駕駛者每處四五隻逐一點看 原船操守遇警將原選船內輭弱旗軍照名換兌過船當先勦賊一將 船內繩纜蓬櫓等項器具要取完點期當先勦賊其餘船并器具俱要 鎖也所以備劃遼寇者如此 旅順 上且北與寬奠參將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愼固鴨綠之鳥 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創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咱海 □曰沿海各衞所官快船內旗軍操練武藝試驗弓弩鎗义牌銃 \_ U 跨東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咱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

時得用仰布按二司巡海官員督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看居民

并漁戶船隻每縣定以字號編定總小甲為照各衛所原設風快船若

是大海外洋不堪駕用合將船內官軍演習弓弩鎗銃量船大小每船

或十數人或二十人設伏船內遇有賊船協助官快四面夾攻以取全 接能慣打飛石旗軍各船收石塊預備應用各船整備小瓦罐三五百 與某衛所相去幾程海道可以策應某處衞所臨期不許推奸失悞選 警飛報鄰近衛所備倭官務要督駕船隻互相策應先行分豁某衛所 看驗俱要鮮明鋒利堅完若有損壞欠缺如法修補沿海衛所某處遇 縮不進以憑賞罰整點器械旗幟金鼓盔甲刀鎗弓弩銃砲等項逐一 隻置五色旗號再添五隻又置五色長號帶遇有海賊聲息每船記用 夾攻則賊成擒矣其漁戶梢水人等有功一體具奏陞賞如所造船五 到就用弓弩火銃飛石攻打如賊船到多急報官快船官軍禦敵魚船 取齊合着漁船伏兵先去幾處捕魚為由咱探遇有賊船一隻二隻先 勝無警聽令捕魚辦課府縣委官河泊所仍要鈴束不許生事訪得遞 年倭寇登岸其船來有遲速不同俱約在三姑柱山南麂等海惠停泊 個小鐵菱角多辦臨期將罐多半用汙泥和菱角裝罐內打過賊船賊 色旗號桅上高懸臨敵之際看驗某色旗帶船隻敢勇當先某色退 

登岸炎機守邊三司懼罪自縊藩臬疏于朝命推選廉能老成方面整 增五斗正統二年革去水寨其執事人所增月糧亦俱減去因與衆軍 中賊蟻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 飭邊務公與其列公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于沿海泥淖 陶成字孔思世爲廣西悟之鬱林人正統壬戌邊海桃渚千戶所倭賊 皆跣足可以制之又將餘罐裝盛石灰于內紙糊罐口打過賊船可迷 格充賞 支以勵勤勞便益捕獲賊船將船內貨物通盤見數以憑論功高下定 管查得比先昭永樂年間下西洋船隻事例比各軍于正支月糧外又 隻內執事舵工一名班手二名可手一名修理船隻器具皆係四人掌 賊人眼目各船整備標鎗二百根臨期望斗上着人用以勦賊戰船 一例是以多不用心以致船壞不修器具不整臨期快事乞勅照舊增 往行

寇不復擾海東朝廷有綺鍛實鈔之賜公又奏准減京運二十五萬留

精兵八千餘名屯戍要口常成者出耀兵洋中以民兵屯平陸至今海 黨羽數百人聲震遠週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魚憲陶君賊震驚 即率民壯因故城址爲木栅晝夜警備又于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 以無虞皆公之力也正統戊辰冬寇起處州將薄金華逼近蘭谿賊勢 降遣使者授以冠帶得二不受招反殺使者官軍莫能制公以計陰結 金華先是諸賊皆平惟陶得二逃竄岩谷尤號桀點節鉞重臣欲誘其 都督徐恭尚書石瑛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猖獗于温台婺處之間 始為民患今逃生由是金華一郡晏然而鄰郡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 大嚴諸泰募民兵修戎器置快船立營寨扼其要衝彌月間執渠魁戮 彼渠魁華仁八誘得二賊黨數百人生擒百餘人得來降者三千人賊 率其賊黨出降守臣具公之功以聞朝廷嘉公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 然請任其事抵賊所留七日論以禍福利害賊首葉宗留陳諫等感悔 帥臣罔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懷 日熾爲官民憂魚以爲非陶公謀略未易遏絕也推公以行公至蘭谿 Į 卷之五十八

而死 禦之武義無城栅木爲城至南數日賊益至矣先密遣其徒數人詐爲 來往 柱以船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港之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絕迹莫敢 禦海寇歲久廢公奏命所司造鐵索三每索長百有丈餘兩岸維以鐵 起內外攻焚烟塵焰天咫尺莫辨公力戰不支衆遂大潰公毒口罵賊 時吾勢不與此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决俄而城中火 避盜鄉民潛入城匿民間爲內應得二率賊衆涉溪水攻武義棚城而 爲阻抑計公遂止未幾賊勢復猖公奮起與都指揮崔源住師武義備 市糴于登萊後遂聚集商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 劉憲副經當為登州知府時遼東飢賑濟為難建議者請開海禁聽民 張司寇瑄嘗巡撫福建閩安鎭山海有二港勝國時鐵索橫截港口以 **賊報外急或勸公稍卻以避賊鋒公嚙指厲聲以論衆曰正臣子盡職** 

勢孤弱得二與四十餘賊遠遁山谷欲追之絕其類同事者懼公成功

浙江副使坐鎮四明郡而開府朱紈以行部至時有倡議于定海邑海 海舟者官籍其姓名以便稽覈即以巡捕事付之省費萬李君疏薦之 魏一恭字道宗號立峯蒲田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廣西左布政嘗爲 時議造艦禦賊公謂濱海居民處舟若家寄跡于商乘問爲盜計凡駕 更再歲不能卒業且旦夕波濤撼激不出數年即舉而棄之無益也絕 島山築城且列置戍樓朱徑可其語公奏記開府日是役也非費巨萬 顧少司寇遂嘗爲福建巡海副使巡按李元陽稱公才又檄兼海防事 花文綺自開府以下至材官各有差公獨掉頭蹙卻朱目攝之公不以 乖其意不懌甚已而朱復以大捷盛帳且宴諸佐吏公曰海上幸獲無 復持初議否且欲面難言不便者何狀公轉的故作望洋不顧朱謂公 躍然抵掌以爲倡議者言便二大夫復從旁是之朱乃以面獨公視公 不可行朱乃檄守巡二大夫偕公同歷海壖覩形勢既至朱指畫上下 事吾曹莫能效尺寸功奈何以捷聞已而強從宴宴之日定海令具金 Į 海西後

政府恐以一時之權而啓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糴遂止

で着之五十八

追還 公疏已驛發矣御史裴紳力言魏有盛名劾且不利乃遣疾騎從問道 為意朱踞坐席上為之不怡者久之酒數行即罷宴後乃以他事劾論

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 欲立功邊徵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 寅癸卯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易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其時邊 沈愷字□□號鳳山□□人□□□□進士歷官寧波知府當嘉靖壬 民蓋亦有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

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概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義安衆也夫六 死于刑及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 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達禁網物取利息耳自愷蒞事以來 月行師兵家所心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遠與大衆即 人番物非即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

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贖聚山谷又不知何

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 之死地其能不捨舟而走者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 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旣無禄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日厘 世受國家豢養顧不能奮一日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 留不進諸號為統領率皆立馬股栗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 材不語戰關癸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 以應之況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自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 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 幸鳌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論 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 自然遠去如有採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結交故縱者依律治之則慎 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 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譬則飛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巢而復擾之無乃甚 一差跌則損我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長矣愷不敏

をと五十人

施天泰天常者崇明人兄弟四人販鹽江海歲必厚遺其縣之豪董仙 不三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以挑之惟一意修 登舟但羣豕米麥而已贼蓋以緩我為走計也是役也沙民懼兵士虜 甚衆時鎮海指揮陶網追賊出海獨遠忽舟中人相視顏面皆黑大驚 後益怠仙恨之密言于郡願得咫尺檄請擒以獻郡守林世遠恐遂激 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噪不已蓋 資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盻許二輩輒露刃坐乘 月望百官當護月天泰等以十二舟乘潮西上大噪焚官船至某地而 變弗與也而語泄乃集戰船數十于南馬頭將捕天泰等正德元年七 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逐出師衆果大 還撫按議招之天泰卽降時以爲怨家所激又首就招奏免其死戌湞 內治彼必畏聾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 忽有賊舟揚帆直下官軍鼓噪攻之舟無一人皆疑有伏趫勇者奮而 南衛明年其黨鈕東山西山施安等復熾撫按監司集舟師討之俘斬

皆就招各充成已而逃回并死于獄 信宿掠楠家財以去謂佐與楠爲賊械而送于官官亦不能訟言曲直 董琦者崇明人與其兄璨建皆好勇而樂亂欲擒施氏以獻者仙之子 支持况戰守之備素所講圖但南京雖江山險固爲帝王之州而論建 也棣家去太倉城數里琦乘舟而來攻者三官軍輒登城望之後棣琦 之船中以千人趨楠家楠家聞之自歸於棣棣與顧氏集衆相拒琦留 文義與其父楠赴之將飲使人殺文義于門外投屍水中縛佐與楠載 始欲建都于汴梁隨又建都于鳳陽終復遷都于金陵雖知居于下流 都之地以茲爲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仰維我太祖高皇帝之初 馬公文升日胡虜之強四肢之疾密邇神京兵馬咸集設有侵犯尚有 也與同縣王棣宋佐顧文義相怨琦執佐因大會賓客欲以誘致文義 略男女多自縊者人謂之搜沙之役 江防 前言

} \*

海防使

江坊

京前軍都督府以爲蜀楚之襟喉建置立法至爲詳密彼時京儲俱係 衛所控禦上游以爲金陵之屏蔽及于江西九江府立九江衛徑屬南 乃于湖廣地方設立三十六衞所官軍三十餘萬幷江西沿江又多設 卷之五十人

無人操練倉廩空虛衛所狼狽旣缺傳報烽火之墩臺又無飛哨事情 米後令官軍漕運以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湖廣江西沿 各省民運赴京官衛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于磐石迨我太宗文 餘里臨涉大江城池寬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嘯聚 之船隻江賊出沒刦殺官商鹽徒縱橫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 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把守教場 江衛所官軍已割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沒者又不知幾何 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衞所官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糧

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動自九江直抵南京沿江一帶衛所兵

俱有故也言之至此實可寒心故余任兵部尚書時每常慮此奏准于

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晉宋齊梁都于金陵者

若信地之分派不明則將領互相推諉一有寇盜之警何以責成查得 備以防不虞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 花園港而瓜州鎮委之衛鎮黃天蕩委之遊兵管矣非設該備初意也 儀眞守備原派信地上自瓜埠下至新港而止今該備上守青山下守 瘡痍未復風俗人心比之洪武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鼰安知其無况 九江之兵備决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遊臺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嬴 不足甲伏之缺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長計處停當徑自具 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 患生于忽禍起于微乎宜勅吏部推舉頗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 奏此有備無患之計所當早圖者也 建陽衞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搠軍馬修理城池督造軍器整點民快擒 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勅前去九江衞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自 沿江信地宜酌量地方險易遠近通行申明責各將領防守如南湖嘴 何寬曰沿江上下因地而設之官又必隨官而限之地所以明有守也 ā 江防

老と丘十八

糧之退補支放則應天府治中責也圖山把總上自高資下至安港信 百三十里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守之其兵 糧之退補支放則安慶府同知責也新復荻港把總南岸上自池口下 之操江水兵亦屬之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而瓜州鎮城民 補支放則鎮江府同知責也儀眞守備上自黃天蕩下至新港信地一 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 把總南岸上自大信下至高資北岸上自西梁山下至黃天蕩信地三 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太平府同知責也遊兵 至大信北岸上自六百丈下至西梁山信地三百二十里領水兵六百 至六百丈信地二百九十里領水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其兵 府同知責也安慶守備南岸上自香口下至池口北岸上自小孤山下 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九江 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州鎮巡江衛總亦屬 南岸上自城子鎮下至馬當北岸上自龍坪下至小孤山信地二百六

官專爲江防設者今則多住城市鮮居信地以故咱捕等役得以買閉 其兵糧之退補支放亦瓜州同知責也信地旣分職分定矣而又責以 市其沿江合用駐劄衙門一時難便遷建行令以船爲家每官各用座 事則責在同知而守備不與焉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瓜州同知責也 中太平池州安慶廬州府同知改註江防蓋以江洋統領率皆武弁不 躬自上下會咱如有江洋盜賊刦害商民仍敢坐視隱匿者通治以罪 船一隻于各該府取用給與乘座駐劄旦夕在于江界督率哨兵巡守 守備駐劄儀眞江口圖山三江會口把總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 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員 偷安而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合令南湖守備駐劄湖 上下南北互相應援不許各分彼此一有疎虞通治以罪以上備總等 三江會口把總上自新港下至廟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 題將鎮江府同知專管海防揚州同知駐劄瓜州專管江防應天府治 如此則信地明而職守專駐劄近而控制便是亦江防之急務也先年

選 羯 見 錄一

按操巡等衙門將江防治中同知免其差委除鎮江池州安慶原在江 核至于將官之勤情安擾江洋之失事有無得以開報港议沙難洲渚 移駐蕪湖和州同知移駐牛屯無為州同知移駐泥災與各府江防官 邊揚州駐劄瓜州無容別議外其應天府治中移駐新江口太平同知 竭力者非愚則玩上司得而糾之操巡衙門置平咱單分發各該備總 濟相成一有疎失隱匿其罪與將領同坐如此而江防之官有不盡心 不時巡行境上境內州縣巡司之兵盡屬統率守備把總衞總之兵悉 信鈴蓋繳報察考亦云密矣顧法久玩生每每互爲虛文搪塞而守備 府衛州縣巡司各照信地上下會哨將哨過日期填入單內取各該印 夾磯盜賊出沒處所得以區處禁戢務與守備把總等官聲勢聯絡共 聽察點凡咱船之堅脆哨兵之勇怯器械之完毀月糧之支放悉聽察 行而蕪湖之變因而有詞非題請專職意也自今以後合無通行各擔 江防而實則管理他事每每公委他出如太平府同知陳所敏以資表 可不用文職以兼制而查核之議至當也今各府治中同知之官名爲

卷之五十八

之會于廟港單取歸仁巡司印蓋又各備總咱單除各巡司印蓋仍將 逢二則上之會于新港單取瓜州巡司印蓋圖山把總每月逢六則下 官察核外其各備總官相應另置咱單定立期限約會如南湖嘴守備 守之效未覩也除府州縣巡司及哨守者捕等兵照舊會哨責令江防 之孟濱河衞總逢二則上之每月逢六則下之周家橋把總逢六則上 高資瓜埠巡司印蓋儀眞守備每月逢二則下之三江會口把總每月 逢二則上之會于大信單取大信巡司蓋印遊兵把總每月逢六則下 會于池口單取池口巡司印蓋荻港把總每月逢二則下之遊兵把總 總重兵往來一次則盜賊之出沒皆知兵船之虛實可考不然安居簡 各備總關防互相合同鈴蓋每月終繳報察考大率一旬之內必有備 之儀眞守備圌山把總逢六則上之南會于高資北會于黃天蕩單取 每月逢二則下之安慶守備每月逢六則下之荻港把總逢六則上之 把總官畏風波之險懷偷安之習不肯躬自出咱此會之名雖立而咱 出徒糜麇餼則將安用彼徒爲哉

į

水操戰船不過四十餘隻在營操練軍士不過二千一百餘人以行列 最繁軍少差繁故人情皆以江營為苦而謀改別差逃亡相繼日益而 事故改差有數端焉蓋江營之軍視三營爲最少江營之差視三營爲 五千餘軍之中有役占而免操免差者焉有役占而免差赴操者焉其 故改差者衆也所謂役占者各衙門各將領沿襲舊規違例役使以故 大江之險爲奠安金陵永圖不亦難哉訪求其故蓋以役占者多而事 虚弱至此夫今不問後將何及萬一有不測之變欲其舳艫相望以守 則不備也以軍容則不整也至于士卒藍縷憔悴之狀又可哀也江營 循行而至今日僅存五千二百五十七員名而老弱者又相半也及至 戶等官一千五十餘員其原額本營軍餘軍有逃故清勾未至者七千 月增也今據南京旗手等衛開報約計改差年老為事等項指揮千百 見操而輸差者三之二耳宜悉行查議斟酌裁其過多節其可省至于 又曰新江口管官軍原額挑選于南京五十二衛所者一萬五千八百 一十二員名駕駛戰船三百餘隻斯可謂強也已承平日久耗亡接踵 9 卷之五十八

業饑寒不困而士氣可作也或又以爲近日議增兵船碁布江介似若 陸戰法耳一旦驅之乘舟破浪是猶不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必不効矣 過四千餘名散各信地可以禦小醜而不可以當大敵可恃以防江寇 可以守矣愚則以爲九江以至圖山上下一千三百餘里通計水兵不 且江營之軍素苦差繁必其數增斯其差省夫然後得有暇日以治生 之彼以與此愚則以爲舟必操而後習波濤必歷而後安三營平時習 者一時難以猝復似宜稍分三營之軍以實江營使之習水戰備不虞 者宜歸爲事者宜察老弱者宜汰其逃故清勾未至與投充例不收補 **豈建設江營與命大臣提督之初意哉愚以爲有丁未補者宜收改差** 能盡復舊額故也苟屬以目前之安而因循玩視不思所以振而舉之 可也或以三營操備保護都城即使江洋有警可以率之應敵不必取 名有丁未補及紀錄存恤者一百六十九名有爲事問罪未回未補者 四十四名有投充例不收補者一千三百三十五名以今尺籍消耗不 五十六名有改差運糧幫甲快船別營替革回衞未補者七百四十七

いるなっことうし

逃故指揮等官陳英等三百二十二名軍餘張見等八千三百九十一 册行察得改差指揮等官張軌等二百五十七員軍餘二百九十五名 名取回衛千戶等官劉煥等四百五十員退回衛百戶等官吳松等三 項嚴行清勾自可還復比之原數相去竟遠另將節年各衛所戶口底 也操江都御史何寬已曾有言南京兵部尚書劉光濟將影射役占等 移他境巧猾者投充影射而各當事又各役占一人行伍空虛職此故 而訪之以江營官軍差役煩苦數倍諸營以故強者改避別差弱者逃 調官軍取出江遊巡外實在營止得五千六百餘人又半疲老病弱因 有奇通共一萬七千有奇在營操備可謂備矣按籍而核之除三衛添 五千八百有奇天順等年復添調鎮江新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二百 王策日新江口營設于永樂初年合南京五十二衛所挑選官軍一萬 聖主當陽治化蒸隆未雨而徹桑土旣濟而戒衣祕是亦未可以已也 而不可以恃守金陵也欲守金陵近在守江欲守長江急在江營方今

千二員軍餘王狗兒四百六十八名為事在外百戶等官文相等五十

消耗營伍盆就空虛大江重鎮所恃以爲防禦者安在乎宜勅兵部移 營求別差希圖避重就輕者許科道參奏問遣不分官軍俱調發極邊 御史張津南京吏科給事中潘鐘等具題奉欽依以後操江官員敢有 世禄而官者亦復改避爲可深恨夫改避目前已可深恨更有通同書 逃亡不足恨惟有力而強者改避別差爲可恨軍之改避不足孫恨惟 夫以全盛之軍僅存若此又半疲羸則謂江營無復有名可也故軍之 餘王成等四百六十七名以上共一萬九百餘名見五千二十二員名 七員軍餘吳清等八十六名未行替補千戶等官余鸞等八十一員軍 咨南京兵部將原額官軍盡數察明定注册籍該部及操江衙門各留 多玩揭上下沿襲為常無知有前例若不及今早爲查處則官軍日見 衛分官員帶俸軍人守哨其例可謂嚴且重矣數十年來法久廢弛人 識悉去其籍以爲子孫他日計則尤可深恨也察得正德九年操江都 者更換為事者清提有丁者查替每年終以所清勾還補官軍員數目 Ā I 册以便填補籍察先將改差者追還逃故者勾補取回者察復退回 題 見 鏡

卷之五十人

議裁者非諸當事見不及此以爲舊例當愛禮而存之羊也爲此說者 其门甚可也凡諸差门當議裁者惟暗伏一差汀營諸軍最苦勞者莫 曾有一于是乎其勞如是已自不堪况又軍少差煩糧輕役重雖欲不 列護送健步吹手識字軍牢火藥等差又不可以時而計使內外諸營 營水陸正差之外又兼別項差遣有曰三江暗伏有曰總府夜巡有曰 體參論罷斥庶規避者斂跡逃移者復還營伍益充而防禦有賴矣夫 官軍科道及操江衙門不時參奏通照律例重處并容令隱差等官 過于此江營諸差最稱「几者亦莫過于此以所最勞又爲最「几久而不 于後非可徒繩之以法必體其情可也欲悉其情非能盡革其差惟去 逃亡改避不可得也欲將逃亡者勾稽改避者追究法也然欲其相安 巡視營船有日巡視中街大勝關有把守提舉司有看船役占追呼擺 具奏盡照前例重處仍復著為定例以後再有改差及隱占等弊許點 **咨開例部參對察考爲改差未盡遠及有知而再犯者不分官軍指名 江營軍士消耗過多固以差役之煩勞也其勞獨過于諸營者何哉該** 

夫江營原備水戰水戰必資舟楫查得江營自永樂初年額設戰船四 樣戈戟基布星列防禦之術固已周矣何所資于暗伏况所守之地即 示之威今既有遊哨官軍一千四百餘名遊巡官軍一千二百餘名種 失二隻實在二百四十九隻夫以四百一隻滅而不滿三百宜皆堅利 船改造沙船一百隻隆慶二年操江都御史吳時來變價一百五隻漂 百一十隻嘉靖十二年操江都御史潘冷奏減二百一十隻嘉靖十四 少蘇而逃亡改避者聞風思復矣尚何軍實有不充兵威有不振也哉 責之兵巡二營則暗伏之軍雖撤暗伏之地有兵不惟在營諸軍勞困 急有一堪用者乎以求其故造船者南京工部提舉司守船者江營軍 可用也查各戰船俱損敗不堪以處承平操演水陣尚可節觀一日緩 年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奏復一百隻三十六年都御史高捷奏將樓 又何有于暗伏乎是暗伏之當議滅回營當專工操練即日原守信地 遊兵所守之地又遊咱所守之地識者謂既有遊兵則遊咱且當議革

Į

見機

江防

**亦舛矣今訪暗伏所由立比因江洋廣闊堠戍蕭然不得已而借用以** 

年例致將舊料浥爛即當查勘及時修理其督修等官年終分別獎薦 督修勒工完報復以出江月日回咨該部以備修造查考或未及期限 員公同會勘從實估報該用料價如數咨解委能幹文職官一員買料 呈到操江衙門查實移咨南京工部委司屬一員江防官或府佐貳 而待用者雖多費不爲過不可備而待用者則徒費爲可惜茲江營戰 如此則修造看守皆出于一事有專責無容推諉矣斯議也物之可備 乎各執其說互相推諉不知者皆咎于看守非人乃有實有不然者豈 力也其修造不法以致易壞且有方駕出江邊稱珍漏者于看守何與 多備斯可足用如之何可無備而議減也以物理論常用者易壞時久 船以立法初意而言謂無事則操演有事則戰攻惟有備斯可無患惟 槓椇不存徒繁虚舟者于修造何與乎以責之軍士則曰看守未嘗不 士也以問之該司則日修造未常不善也其看守非人以至損壞且有 無故而壞者則非看守之罪也或平流遇風間有損壞則又不得拘以 可坐視其日趨于敝壞乎爲今之計合無以後有應修造戰船該營具 \* 卷之五十人

修造不止六十餘隻約費工料四千餘兩以此二百九十四隻通計 又或修造不時多備六十四隻共一百六十隻有餘矣此外一百二十 熟巴審處計今所用巡遊咱守該四十隻選鋒及舊營操練五十六隻 年修造當費四萬餘兩以此銀兩而半致無用之地不濫費而可惜乎 年一次每隻費銀一百兩修者五年一次每隻費銀五十餘兩計每歲 損貲以備之又費力以守之愚未敢以爲善算也據該部咨該造者十 免能使修造于今日者可待用于十年之後乎以不可待用之物而徒 者必無即使修造看守皆得其法而摧剝于風雨撞擊于波濤皆所不 黄綰曰長江一帶上流自九江直抵太平以至南京下流自鎮江直抵 者操江衙門修造或皆堅利即可實用當無事再造亦未可知也 又皆堅利可用何虛費以備此不堪用為哉况如前所云以一百六十 積久數愈多該有遇事用船即以二萬金造百隻鳩工筋材不日造成 蘇松以至通泰誠東南襟喉之地舟航往來之途故朝廷特命憲臣專 四隻皆冗役也宜退遠該部計十年內可省銀二萬餘兩引而上之愈

Ł

十九

籍之人者許其自新改正即以良民一體相待若有人以舊事告决不 教習武藝養成惡性肆行與販私鹽因而乘機封掠江洋賊販大率此 肆無忌憚刦掠商買拒捕官軍急則蔵匿莫尋緩則噓聚如故推原其 輩合令各該地方州縣通行曉諭但有人家原造此等船隻幷容令無 方可靖矣訪得各賊巢穴皆在太倉崇明常熟沿江 船隻往來官無照驗賊徒混衆出入四者處之有道則近寇可弭而地 不治之則無以遏其嘯聚之地巡捕官軍地無界限而彼此互相推託 由蓋有四者海濱有巢穴不清之則無以絕其景擊之端江上有窩主 董其事厥任匪輕近年以來防禦無法盤詰欠嚴以致盜賊乘時出 改造裏河常載等船中間敢有故違不悛者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 戶數家朋造前船四五隻者號日沙船等項名目招納亡命聚集遊手 通泰等州地方亦或有之或大戶一家自造雙桅大船十數隻者或小 准理其船各家量留一二隻裝載本等貨物出入其餘船隻俱令拆毀 一帶而江陰等縣

で着之五十八

治以重罪如此則巢穴以清而實擊無由起矣至于存留各項沙船及

定非良民隨處許所在大小衙門幷一應人等盤詰果有違礙即便連 還之日仍將牌赴原領衙門銷繳如或違限不銷亦要嚴查完治後次 將牌懸掛大桅之前經過府衞州縣巡司等衙門將牌驗無礙然後放 名年貎籍貫幷給領定限回銷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各 取具本船并不裝載違法私鹽等貨亦無容留來歷不明之人在船撑 放驗官或失于盤詰或受財賣放事發一體治罪又有沿江各處盪使 船行如前給發各該地方但遇沙船及改造等項船隻如無前項牌面 行如或駐劄地方發賣收買貨物亦要執牌赴所在官司告驗事完回 該衙門另置號簿 **鰢沿途往來不致在外爲非重甘結狀到官方纔給與關防牌面** 槳船滿江紅等項名色者晝夜往來江中最爲熟識或與賊通消息者 人船貨物一併捉獲送官審究明白船貨入官變賣各犯從重問罪其 正面大書船戶某人係某縣某都某圖某籍背面備開在船撑駕人姓 一扇照依年月號次一一附記以便查考責令各船 一扇

Ц

見

蛛

改造等船裝載客貨出入俱令先赴本州縣告明行令各該里鄰人等

在官司告給仍行各該官司凡有船戶告給牌面不許因而生事科索 會如有遷延違慢即便查究治罪若能捕獲賊犯與同官軍一體給賞 指詐擾民一有故違通治以罪如此則船有照驗而賊徒不得混衆出 巡捕官軍差使遇有警急或令飛報或令尾襲上下接界地方俱使知 拘集到官給與牌面一扇正面亦大書某人係某縣某處地方船戶背 趙錦曰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于各衛有警則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 又有往來客商船隻若載至二百料以上者亦要行文曉令于原籍官 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 司照前給牌以便盤詰如或到途中先來告給者許執原領船由于所 面亦開給領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本衙門亦置號簿 有之或人危急搬掳什物者有之行令各該地方州縣通將各船人戶 一依次附記查考各船領牌照前懸掛各依牌上原開地方聽從各該

卷之五十八

以阻要害則必有噓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

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诸之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 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剽商舶而已 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眞兩處駐劄遇有鹽徒盜 官議請遂設立總兵官于鎮江儀真題奉聖旨崔文胜署都督会事充 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問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 他事寧捷按具奏取回別用欽此仰見朝庭明燭萬里言出爲經蓋因 **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捕寫勅並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 出沒太倉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于鎮 不復設官而江淮之間偃然無事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艮以亡命小虜 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每而取回不致于增擾故自崔文既回之後 等衞官軍以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愚所以未 **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寇遂置爲定員而遠調淮太通泰** 喻者也愚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陳之長江之中波濤 卷之五十人工版

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眞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

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 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于鎮江 備使大小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 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于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 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于上 餘萬金皆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 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 無益于事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于養兵而勢有 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 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于此而難 兵官召募供給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 人于彫敝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飢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 一調遣齌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衞先已日

**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 

不宜追鼠下同于州縣之司又無뿳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 日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旣

嘉靖十九年通州人秦璠常熟王艮寇海上兵備副使王儀以靖江崇 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 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 實于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 日月而已前後職于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賊以 往行

璠等日引舟入劉河剽掠兩岸居民南襲吳淞所又掠青浦所至望賊 明兵討之號令不一人人自爲進退舟泊南沙士爭登岸賊突至以長 **鶖**潰南京言官交章以聞遣總兵官楊慶討城慶邳州人以邳兵自隨 矛刺我兵兵皆還走泥塗中自相躪殘贼因乘之縱火焚其舟遂大敗 射之賊走入舟因縱火焚其舟璠死艮以五舟遯去其黨宋文盛斬之 十一月四日慶舟去賊數里而泊平明合戰時賊無披甲執弓者我兵

下卷之五十八

者二千人敏請訊其濫者凡得真盜百七十人餘皆釋之 之事生擒有功斬首無賞妄殺者罪之于是十皆棄人頭蘆葦中時擒 以降邳州兵至南沙多殺老弱太倉知州萬敏使人四馳而呼曰今日

1277 teen 12.57 = 3 and   1	喻特	劉大夏	往行	管士心道	張居正六剛	魏時亮	馬文升	佚 名	丘濬	李賢	前言	貢市	兵部 入	西國聞見錄卷之五十九
res diffe.	王崇古	許進二期		張濤二馬	馬琦叫	劉效祖	楊一清	劉鳳	余子俊	于謙				九八篇
	項篤壽	李昆			中時行四期	于慎行二則	南師仲	張 鏊	楊繼盛	李秉				

	: : : ;	•			往行骂	韓文	前言	卻貢	姚繼可	
						倪 岳			汪文輝	卷之五十九

中國日加罷散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式之臣 語夷包藏衙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 李賢爲戶侍以虜欲無紀不宜終狗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并吞 郕王登極線御史網疏言在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爲詞即奸 章以勵邊臣 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某言誠爲正論請下其 **惕然于心不必自逸觀釁而動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 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 西園開見錄卷之五十九 人部兵 五百万 貢市 前言 划 見 絲 をとて日十七十五章 嶺南 張 营益奇甫 輯

于臣秦僧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上以與之又輪歲幣以賄之甚至降 适往還惟動邊將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 于窮廬虜騎已至于關口朝廷酌見虜情誦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 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當遣齊金組往使虜廷賄賂纔入 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鮮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 首也先是逞梟獍之雄烏合大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 歲輪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符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 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 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難強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 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 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心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聽虜貪而多 講和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者中國與寇有不共 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朝議紛紜于肅愍公上疏曰賊 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鎮守大同都督儉事許貴又奏上要與賊講和

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 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 或啓其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衞屢擾邊境 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虜性易離 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經黑馬肥大者始 成化二年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 而臣等之思見也 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 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 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可出大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點虜自知數寇 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 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更莫若選將練兵養威 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 令入貢否則拒之且紹產于黑龍江逸北非建州毛鱗所有臣聞中國

吾

見缺

卷之五十九 黄市

· 動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為揀選以起邊釁從

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 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 回日女直日高昌日西番日緬甸日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 丘濬曰重譯之言自古有之我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

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所以應之者豈不致相矛盾哉非惟失虜情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文 又三年授之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日 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而未盡行則我

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思威並舉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差懷柔 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并官舍件送 之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 余子俊曰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開設衞所及宣尉宣撫安撫招討長

前來各求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專務 諭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 路通事并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于夷人姑宥之罪 給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爲追究代手何人及其所得何物將來 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即 為傳譯四夷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為加增亦不可曲為減省今小通 略其罪狀非惟無以尊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之說本 心代寫番文奏進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爲撫諭 誘取間有不與者輒行交通來路通事幷件送官舍巧爲詞說以動其 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等候開市 事懷奸至此彼法律不嚴但無指實未可究治乞將今年現在朝貢夷 楊繼盛疏曰大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 傳譯之要俱各精密無遺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 重而外夷敬服矣詎不快哉 関見蜂 卷之五十九

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 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 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胡虜之產馬無窮中國之生財 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今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 之開乃所以羈糜乎我非所以羇糜乎彼也虜性無厭請問馬市之後 開馬市暫以爲羈糜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 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 雖不用此羈縻之循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 犬馬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糜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 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 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彼倡爲開市之議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日外 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 如意彼即達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 兩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日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

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 乎不過疲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 大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短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 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 有日初許市馬暫繫乎大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 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 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此乎縱使少有羈縻不 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 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輕許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日虜雖 過暫時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以處哉此說之謬四也 增其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 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又將安用乎不

l

送え丘上も

**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 

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 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掳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 者哉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 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 乎我者亦猶我之防乎彼也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市銳意戎兵决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關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 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大羊之志欲難厭非馬市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势也每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 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 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 祖宗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 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據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 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 又有曰佳兵不祥不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 名ですって

者可許若一概拒之不解吾備是亦策也 許通貢築垣無傷也論者謂此俺答之三款矣始者可拒中者可疑終 之貢則諸邊俱靖不相犯也時塞役未竟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俱 劉鳳日小王子廷直遊東吉靈直陝西把都兒直宣府俺答直大同許 怨差務厚賞速歸庶足以感與四夷向服之情而悖戾之心消矣 遇各夷到館奉旨給賞關領該監無得推調淹滯以致夷人久住致生 該管官匠定行提問收納之際經該衙門不許措勒常例貽害小民几 本部題請行移工部並該監局衙門查處去後但所賞者仍舊不堪無 往來遞投番文鳴號不平報稱先朝賞賜甚厚今日賞賜太薄雖節經 緯堅緻堪以進用者方許起解若各處解到者仍復稀鬆紕薄退回經 間以來貪官猾胥緣此爲市所收緞疋布絹稀鬆紕淖不堪服用夷人 各該織造地方巡按衙門應解緞疋之時行委的當官員看驗務要經 以壓服夷心尊重囤體所係甚大合無勅令工部再照前勅申明轉行 闖見 ]日我朝輿圖一統四夷咸賓厚往薄來各有定制頃自正德年 卷之五十九 £

網陳言查得先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義敬事朝廷比與他夷 部發到榜文該奉聖旨會同館安歇一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 不見防範迄至于今百有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 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防禁近該兵備等衙門會議禁約將前 **悖晓諭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幷本國一體防禁禮部主事劉** 五月間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般夷人兵部奉聖旨備由出 到會同館宣論聖旨因通行禁鎖將朝鮮使臣幷禁又該弘治十三年 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等 牌管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權咸等赴京時禮 禁鎖閉館門遇有稟奉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防其出入着令館夫帶 粗識禮義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 提督會同館主事張鏊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前事竊照本國 舊例朝鮮人員令其自行貨賣深為便益奉聖旨是欽此本國使臣出 項事例一概革去以致提督官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合無仍照前項

知會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己不遵迫束愈嚴久莫申省貽此因循遠 子監等處聽令謁拜于一應貨賣聽其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 非累朝優待之意許自出入以示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查得 即日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 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 靖四年八月內有部使鄭允謙等前赴京師將上項節奉欽依事理告 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察照舊例特遇以禮于國 德獎事大之盡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耳在先本 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大有開盆此實敦懷柔之至 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 跟隨人役多生事端始行一概約束加嚴而使臣頗閑禮義委與他處 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循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 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郎中無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 Я 《 卷之五十九

從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上國之法 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 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餐飲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 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彩緞衣服待以 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太宗 馬文升疏曰四夷來貢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所行 矣嘉靖十三年閏二月初九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聖旨是欽此 候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于附近市衛 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罹國禁亦須曲爲之處合 呈前事框應議處其呈無欲觀游無間光瞻禮儀及質文物薰炙遷化 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炊而多不堪用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 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解酒飯甚爲菲薄每碟肉 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

夷使不同朝廷自來特遇以禮出入不防俱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

小關係非輕乞動禮部察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 禮部該司官並光禄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 境量地廣狹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應而行預定夜不收分投哨採放 楊一清日每歲冬鎮守總兵官會同贊理軍務都御使奉勅移文各路 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史巡看但有似前尅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禄官幷局長參奏拏 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間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 旨行令光禄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 不言年復一年鈕加苟且非惟結怨于外夷其實有玷于中國此事雖 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禄寺凡遇宴夷人 固不足為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識笑臣昔住遼東整筋邊備 所以夷人到度無可食用全了舉筯且朵顏等一二海西等達子女直 副總參遊守備備禦提調守堡等官遵照會行日期各統所部兵馬出 務要照依先年定制差官看示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 Ī Į

次日歸城廣順關賞海西夷人鎮北關賞福餘衛夷人撫順關賞建州 夷人多寡攜婦女老幼入關門投見令通事譯傳宣布朝廷思威地方 夷人鎮遠關賞朵顏泰寧夷人近年兵馬出境燒荒俱至二百里之外 事等項勤勞者亦賞牛羊緞襖銀牌賞畢夷人出境兵馬俱在邊宿歇 南師仲曰台哲倚忠順夫人爲媾唯言是聽彼昂酋者名雖爲壻實則 順風舉火艸莽燒焚盡絕賊聞兵馬出境皆遠遁絕無蹤跡前項賞資 利害量給掉面酒肉鹽布胭粉靴襪之類或有號稱大頭領及預有報 入境兵馬各令附近屯堡休息存留夜不收幷標下官軍站立一營圍 外求見發牌開門鼓吹齊舉通事引入幷見量給酒肉令出開營回兵

然犯順計劃鎮之兵合力足以當之奚勁敵之與有是不可者一長昂

部落耳使台質無生心虜婦無長喙則一昂質所部能幾何假令蠢

一小醜也東如朵顏諸虜西如台吉以下諸部衆又西如火落赤諸孽

定賞額亦潛消侮釁之微意但虜之來市或尚有肆侮之端者在疲馬 魏時亮日和市雖以羇虜切防召侮于虜近該宣大院臣題乞限馬數 其請雖曰見我廣大如威嚴何 無烽火之警此陷解耳昔不嘗許之乎狡猾如故不嘗革之乎襲服又 未聞長驅報復敢于中國之顏行也矧此昂酋何物而縮首就之乎是 如故則是非犂然可覩矣是不可者五夫花塲牧馬等谷董家青山等 不可者四長昂藉孛歹等緩頹日中國搖我其敢血矢無渝志使邊庭 倍邊臣一皷而襲其輜重駝馬衂其頭目無算至于今遼左得以安枕 套襲故智吾懼難爲後也是不可者三且以遼虜言之其勢過即皆百 之則難繼概絕之則起釁是不可者二週來邊事之壞壞于邊臣請市 于我視爲九邊于彼實爲一體其旁觀窺伺者不知凡幾今許一昂首 則市請賞則賞勢已濫觴時猶補牢未晚不及此時一振刷之復沿成 口大被抵觸雖垂涎之心未遂而蜂蠆已肆毒甚矣今不討其罪復許 而明日宣大比例至矣又明日三衞至矣又明日而西秦至矣將概賞 H l 《 卷之五十九

劉劝祖日遼東之互市其來遠矣不獨可以裨戎行而居民估客蚩眩 等者重則增銜輕則給賞下者重則刑責輕則革退屢次勞績可紀三 昧未得肯綮者爲下言能折服大羊者上也支吾啓虜玩視者爲下上 **旣畢或一歲將終將通官各役嚴加考覈如前所謂忠信可托者上也** 期教習授以方略指以成算仍切切訓以隨機應變不負任使或和貢 補盡行革去平日之巧宦壞事客遊鑽用者每遇使虜及通市時務先 者皆通事諸人爲之也始以要挾唆旣以酬謝索巧幻萬狀靡所不至 官之竅與不竅蓋導虜人之貪欲以肆其狡洩中國之情實以啓其爭 合無動行督撫于通事諸役務精選各員中忠信胆略機變善言者充 而欺隱爲下胆氣足任者上也而退縮爲下智能察虜情形者上也暗 貨粗惡也聽彼增添也低假插換也夫來市之肆侮須振威明信以飭 午督按題薦重加錄用庶令員役不快邊計而貢市可永矣 之應市之召侮須嚴令重禁以弭之顧所以絕侮慢之原者實專在通 強市也索貨減價也踰期始集也員役之應市或亦有召侮之端者在

偽而設誠以待之未有不墮其計者也然檜與敵有約信其可和固非 要之制禦夷狄固不可不待之以誠尤不可不料之以智不能料其情 為之虛耗而虜俗亦衰寖弱之勢成矣故中行說在匈奴得漢錦繒皆 敵及登里可汗受唐賜遺始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節中國 方既有互市亦爲獨秣所繫僕苑二司略不與開者何以故 慇想億度而漫然以誠待之者後世愚臣不知敵之要領而遽誠待之 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公耳檜之狙詐其言無足辨者 又曰秦檜之議和也吏部侍郎魏矼備陳敵之不可信檜曰公以智料 中國無異即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堯堯然有慆爲失計豈不迂哉 馳之荆棘以示不用然其爲虜謀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甘飲食與 于慎行曰夷狄慕效中國即衰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朴厚驍健無 固已下秦檜一等矣其謀旣敗無以自解遂至詐上以求免反復其言 立法至詳且善矣獨所謂貢馬黠虜率多以鮍帷者充之無益也且地 

邊鄙往往以貿易爲奇貨然開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價抽市有則

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又如此爲國謀者忠乎否乎而鬼败猶以 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國 萬若所全活邊氓老舞又不啻數萬矣唐代宗親叩首于葉護馬前爲 張居正曰撫賞已定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 國實受其擾亦何其待敵以誠而待君以詐也斯人罪浮于檜矣 如捕風捉影上視其主如兒戲下視士大夫如聲瞶遂至身名俱喪而

爲言是其識反出于長安父老下矣 甚矣夫所云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 又曰今之議者皆謂稱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不智 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買誼

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件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 和也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 以款段駑馬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

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

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顧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 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求通邏騎自稀邊鄙 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 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 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 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吾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此五利皆古 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 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旣 調接可省行糧數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首以爲聲勢俺首旣 不聳艪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 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東開原事 ā 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稍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 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離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 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心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國家審圖故 I ¥ 見鏡

卷之五十九

成祖所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匆匆之缘雖已暫息 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此常 而睊睊之讒伺暈而動彼旣不能爲而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之無 若黑白而議者猶吸吸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 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歸較 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 貿易虜不入市軍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為處置邊民親利則人又樂從 又與□□□書日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娟族之心而持其庸衆之 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禦 加倍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民畏虜不敢 功而求中其讒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僕所擬其 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 見本兵之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于文華殿面奏請旨行之將 也鐵鍋必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聞廣鍋

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顧聞公近日以法鑑之恐不能堪以其合於 嚴加防範以杜奸盟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久為邊患 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于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 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鎭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啓戎心昔年豪宗獻 蓄怒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 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固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眞虜而又 黨羽尚在虜中宜于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 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 城堡及時修備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民開怨荒屯 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責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 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旣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 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竭者四也前 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冒 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讒妬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 卷:/五十九

Ì

**貢雖成無益又貽他日之憂** 又與□□□書日封爵于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開把 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加撫賞所費不多但可聽其 都病已危為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纷纷求王 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例一定彼即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思減之彼

常在于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于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 終與三衞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 撫賞隨其所乞者裁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 即生怨但可以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的動支什一以充 我開軍門通事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婦遂相隨住于龍門 須題奉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惟擅開事例且彼雖暫馴伏 可以此詰責之使屈常在彼不必苦苦索之太急則彼又持左券而要 內修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于虜車虜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但

教場夫盡車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

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旣在此住則黃酋又因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 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計之 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諡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即有小失無損 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 每每設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之心也而 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為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 與雲中不同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起于俺答而我之生還其 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必為患公當思予言且上谷事體 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效鷄豚犬馬可擾而狎也今其婦旣已至 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虎豹亦有豢養于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鐼 婚也先貢馬納聘而朝廷實不知也卻其聘遂生釁隙致有己已之變 擅許之以五百人糧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事誘虜言中國欲與結 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害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 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况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二醜亦何 卷之五十九

诗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 之順而又逆則又勦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過或有侵擾此 枝亦不過數千未必部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駒逆而又順則又撫 汝有意破壞貢市彼若順從少加搞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 亦但能約其無為邊患而已若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順 又曰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其 雖內地官軍循不能一一遵守犯律况夷狄之性乎 則中盟約以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摶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 以西搶為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 府且然况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邊臣即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若 其頁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 則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酋作孼已絕 **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雖款順** 又與□□□書日套虜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

威褻于東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 顧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平 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旣感我放麑之思而又適愜其平生之 歸之以禮彼遂感思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 得西虜之助則嫌除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 生怨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我內 馮公琦曰今邊事脊脊動矣士大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者也而 不能爲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 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 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 輕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 西虜以求之怨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為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 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至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狥之乎且 **凑合名義正大故當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 

H

又日稱外計虜情內計兵力敦固未能盡罷也蓋既款之後與未款之 矣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 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 吏競勸以任除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尚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 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 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卻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 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卻罷款而尋師如兩人相爭力 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糜之緩則以款自糜人情邊事略可覩 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 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 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 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峽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 愚以爲罷關中四鎖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 \* 卷之五十九

之後衣難盡減大飢之後食難驟飽禦事有機而處事有漸市以漸革 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彼且爲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 漫應之語日因事制宜以敵為師虜犯一鎮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 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 遂不罷事至于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于父罷款 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于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 難其求備急既與之食而從旁奪之則攘臂乘怒而起何者彼前急于 前其勢異今有人于此餒而望食不但低眉下氣爲可憐之色其與彌 狼于境上而我所爲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 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罷九塞之勢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 求其所欲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 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當恃和未嘗不和 心而行和之事夫漢文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 正不諱和而爲款顧其用和者異耳款旣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 卷之五十九

又曰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書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 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爲市罷虜之市易罷內之市難當事者何以策之 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中終于火盡水竭而鼎鑊不爲損 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 爲眞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而以語人即有是非誰知 欲在陝十二宣雲十五薊邊十之八矣挾內以求閣挾閣以求部請寄 其思不獨在邊事而已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大內操錢神而得其所 之者蓋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駔黯居其間 足喜得惡言不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 稱臣稱奴不解也而當其爭利即叛父叛君不解也自古稱得好言不 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敦且稱臣進貢亦何足為我樂者彼當其得利即 支者虜固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當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諱于和 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也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柢在內

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開隙而遂不

柔以爲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 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高唱高 糜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爲捍蔽耳宣大幸無大變然惟無事乃可爲 鎮之貢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 絕虜即河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除也匹夫之關旁解者亦且剛且 敢驚傲至此驚傲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爲此凜凜也河西恐未能終 二十年矣所爲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鎭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 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爲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 紛然建議欲與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持枵腹操鈍械用 必不和掣襟露肘彼將執以為辭其無欲弭兵而惟以召之彼不進不 又曰間者東事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 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乎 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日之任事旣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 以召兵求和自我彼已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

之肩背手足也薊安矣而遼有變朝廷不能閉關而絕制府亦不能高 中公時行答張弘軒巡撫曰夫劉主撫賞遼主攻戰在擔臺及將帥似 遼其勢亦不得不問何者不問則西虜亦相率而犯遼是朝廷以上谷 是驅三衛之民而胥爲長熏也哈不慎貢市之虜耳受賞上谷而陰犯 是傭者受直主人而陰越其貨此而置之則凡受蓟賞者相率而犯遼 以其驚傲不順力不能制而姑以示懲焉耳若受賞于劐而竊掠于遼 杭而臥此職掌亦不可分也屬夷之撫賞舊矣其效順也而間有革者 各有職司自制府視之則皆其統轄以朝廷視之則皆其封疆譬人身 退久留而不動者此兵法之所謹備也 卷之五十九

亦不可不問也今遼亦大困矣倏而東虜入開原錦義問則全師東鷲

餘屬夷有所懲創而不敢竊效其所爲非獨爲遼實亦爲薊也此犯遼

顧戀撫賞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卽不能制其雄鷙如長昂者而亦使其

爲餌而以遼爲壑也不可也今雖不能禁屬夷之必不犯遼而亦使之

終而夷入寧前則偏西相馳備多則力分顧此則失彼猶幸關內之兵

兹未能盍亦先圖實事乎何專務虛談也 又答王梧岡巡茶書曰罷款之說畢竟難行自古承平日久而輕開邊 言戰關之事欲盡罷諸邊貢市一意用兵此可以鹵莽舉事耶 心而墮國體乎 測故態猶存陽為哀求陰肆竊掠撫賞鹵獲之利兼而有之豈不生戎 遼是虛則為之題請開賞以示羈縻名正言順何所不可如其狡心叵 孔棘之時而忽共濟之圖乎此接遼亦不可已也第今日之事惟當問 以遙爲之聲援使屬夷不敢久據寧前而窺山海若坐視不援寧前大 又答蕭岳峯巡撫書曰近時後生足不至邊塞耳不聞金鼓之聲而專 **景未有不致敗者若欲罷款先求良將練精兵足軍餉精器械乃可今** 長昂之悔罪是否真誠犯遼之風聞是否的確如長昂之哀怨是實犯 困而關內外且受之矣胡越之人同舟而遇風波相視如左右手况當 公試觀今日九邊兵力何如糧餉何如將領何如一處猶可支持一二 又答于存素憲副書曰西鎮之事議者紛紛皆欲盡罷貢市而與虜戰 石瓦 Ę 是後

色之丘十ら

時覈實以及一切九邊事宜言官多有及之者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 管公志道曰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廟堂先有籌畫邊臣次第舉行 謂及今釁尚未萌一面儲財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約束俺哲不 安而癰疽已結于喉肺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虚而動何以制之議者 大機也然宣大之搖馭寡權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未盡善者追聞 聞之謀士云安宣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竊以其言爲可采旣 令違時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 垂斃之馬我軍旣困于追賠又疲于工役心日離氣日索雖偷數年之 而款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心主客兵之當先事調停馬政之當乘 之算乃爲萬全非任虜縱橫而不之問也 報畿內騷動矣鄙意見小疏中蓋欲安置他虜而處西虜使我有必勝 三鎮馬市年例之外諸酋踰限請乞督撫虞于挑釁輒尅軍之糧以易 而廟算果出于此俺酋款塞則從請封土蠻邀求則議力拒誠制虜之 虜酋猶可與角勝若諸邊蝟毛而起何以禦之宣大密邇陵京一有警

在殺胡堡住牧則爲永邵十合羅氣等哲耳昔人謂匈奴雖衆不過漢 馬五素等質耳其在張家口住牧則爲打喇名安七慶把都等質耳其 張濤日宣大虜三大部落其在獨石住牧則爲哈喇愼白洪大台吉及 費也臣又聞之輿論謂一應撫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起剝半入囊橐 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總督寧無此意而猶重有虞者恐功未成而先啓 于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求逞之心不于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遼人終未 馘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勝負兵家常事賊狃 循向老虜婦鼻息問何喜怒為安危將置鬚眉何地哉但得納家令之 無算謀臣策士如雲如雨旌旗一指星霄掩映聲響相傳雷霆震驚尚 而彌縫無罰邊事不知所終矣講求邊方利害何以善其後哉 半資饋遺世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啓釁有戒 得息肩也乘此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為傳樂計可乎夫東虜氣 一大縣今即以三部落當漢三大縣我國家山河萬國兵馬億兆而尤 Ų Ä 黄市

時亦慮奏捷虜卒未當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報

定價上等三錢五分中等三錢下等二錢此等價錢僅足易瘠皮肉耳 定撫賞銀五萬二千共二十三萬七千此題允期額數定也乃者邊牆 市盡解良馬而窮軍復遭刮削也市馬入口固多老瘠間有童駒發賣 到手拉給各軍立索朋舍厚償馬價本五利十向使明市不開安致互 價乎且當其市期豪有力者又有明市一說盡將皆馬挑選集買甫買 即折價馬匹不過布十疋銀六錢要之買完賣完屈弱太甚向使路路 馬成數而馬不及牛價必求全司市者不得不應以牌為馬照牌折價 馬將竭故有馬之價已多無馬之價不少何謂無馬之價的執歲許市 頹頓市路紛紅卽稱張家口獨石等處不及市期有交易及至市期虜 太濫費價太多閱科裁請歲宣市馬三萬有奇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外 穆廟初年議允款貢酌定市期歲准八月或九月開市一次後因馬市 **勞樞完憂君父也卽封貢難停邊口宜嚴而邊口又懼互市之多岐查** 言使驃騎之將漢南當無王庭今日之封不封貢不貢又何足掛齒頰 口皆如期而啓閉又皆如期而互市將酋馬羣聚安致坐費無馬之

卷之五十九

并朵顏三衛在廣寧開原寬酋在水質堡內冤同臭定著力冤大成在 又日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不下 爲不然之慮而市口市價朋舍等項要在一一清妥毋或日滋釁院而 甘鎮邊外夷廠賓冤一枝在莊浪沙哭兒台吉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 市馬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馬海西 新平堡山西之水泉宮順義王所部市馬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 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資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 終爲邊市患也 未爲不可所可核者馬直一兩二兩以上百中有十一日牧馬一日變 况馬未必皆倒死乎又有童駒之價此當另酌然恤兵從予價仍舊買 號懸牌以杜奸萌或築高圈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 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修備禦防撫或以參將親壓或給印 馬彼或日有故焉而未必具納之府廳乃至全虧市本也凡此皆臣謬 一百匹北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峯口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御 Ч Į 逄

**涎側目爲日已久脫或爭利市場變生倉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 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搏弄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患而預防之待 革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眞狡撥妖氛相 縱之亦狡虜常態在昔夷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 其遊蔓蔓難圖矣以今觀市事大有血擊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 強者結婚姻弱者屬部落狡點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 宣德中去犂庭之威未遠也猶且真不時至况在于今兼以北虜跳梁 頁給賞呈與金網頻投者比顧夷狄不可以人理測彼三衛非屬夷乎 戎心無厭求增撫賞稍加裁抑語輒不避所得貨幣悉歸酋長衆夷垂 冒入市場以絕交通載在合甲者犂然備矣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錄

欲示招攜盡徹防禦虜幕中名爲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機械開

首功彼來封奪我財物我亦搗巢趕馬利害大略相償自貢市以來虜

有歲歲之入而我祇得敦段皮骨不堪載乘及瘠我以肥虜安知其不

包藏禍心觀釁以動乎虜因款之暇循射獵爲生日蓄其剛心猛氣我

來我以賞往而貿易如故彼陽順陰逆我聲罪致討而閉關絕款可也 昔人謂互市如養癰誠善喻也爲今之計要在修戰具實元氣彼以款 靈獨計我軍士月粮尅于椿朋苦于守支新館之招募未完舊族之武 **駐趙全餘黨丘富等猶居板升走邊通事之人時入我鎮城窺我帑藏** 議將從之劉大夏日朝鮮貢自碧詢開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 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途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 夷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顧敦有款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會乃 戰可也是謂制虜而不制于虜稽之邊方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揆之 山海迂迴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 得之矣 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結雖雄聲鼓間 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卻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 往行

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食華人 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疏至輒九下進常貽書小王子 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首長吟桶察察少保等 僞未可遙度先差的當把總帶領通使出邊答說如果進貢必有款書 當時鎮守俱曰以數十年仇敵之寇一旦效順就可起本公曰賊情眞 許襄毅進巡撫大同未久適北虜擁衆臨邊知我有備轉言講和進貢 盜虜馬請斬以狥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百家由猫兒莊入比至塞** 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刺酋亦遣人貢馬時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 伯顏猛可為王以太師宫至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 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把禿猛可死阿互立其弟 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 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之以故雖深入彼自 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覆相殘並陰結朵顏 卷之五十九 •

者三日公隨差夜不收說與劉寧親出見小王子責以不能約束部下 見禿思等率領一枝人馬約有二萬餘共執款書都要入貢等語回報 大義將三千奇兵軍士牌面者打回亦恐虜情反側又差老家兵馬同 遊擊統領奇兵三營人馬出邊下營照依欽准入貢使臣數目自野門 奉孝宗皇帝聖旨准以三千人口入進既進之後副總兵劉寧同董鼎 **雙董秃等七名連馬捉獲具奏决不待時虜使館前用刑放出虜人環** 報說南朝好太師好人馬及入館後有盜虜使馬匹者虜使跪告公訪 各于路兩傍防護擺隊又分付把總每軍要紅黑項缨二枝遇虜行過 兵車營步軍營前去二邊裏按伏如虜情有變策應截殺使虜使驗入 齊一日進驗虜使入邊又見路旁人馬聯絡齊整鶩目駭視番語通使 捷捷徑轉回前途換缨擺站週而復始自野門口直抵大同館務要整 公同會鎮守一面招撫虜使進入大邊住劄每三日一次犒賞一面奏 口險入當時在邊部落多爭入自相喧攘驗放不足每日報一次如此 をうたけし

方可具奏隨差把總指揮王敏出大邊答語小王子果着部落瓦剌阿

李昆字承裕號東岡高密人故少司馬介之子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刑 不爲彼後內固吾守而外採其機此在一才邊吏任之者耳公又條備 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當爲武庫主事虜哲小王子上書欲以六千人 名也虜以實輪我而我遂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 給我且事體大勿許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給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 喻時字中甫光州人歷官南少司徒嘗爲御史屬廣欲求貢或謂虜狡 然後議其入貢人數本兵東山劉公主其說而行之 時擔綏之所致也 至弘治十年凡三入貢而無一遊騎敢犯邊搶掳者大同人皆曰是公 至邊住歷三時事不覺煩民不覺擾及送出境解頭而歸自弘治元年 房十四事上聞 入貢詞涉悖慢廷議纷纷莫定公謂宜返其書勅邊臣論令伏曲翰誠 怕開市之日禁約勢要不許入市交易一時商虜兩各得利虜自入貢 視將犯人斬首但見衆虜縮頭咬指番語通使說太師法度利害我們

王公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 者公堅壁不與戰何其懈縱出奇兵左右擊之重兵遏其前一日七戰 因熟計其便者三如虜按兵坐索則令以全等為市陰散其黨便一如 三大部而俺答最桀黠誘致緣邊逋人趙全等居之板升爲耳目指使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證襄毅嘉靖中虜數盜邊起海陽盡酒泉張掖分 吾孫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盛陳兵仗召使者立庭下出把漢示 所殺傷過當膚氣大沮乃使使數輩來言歸吾孫矢不近塞已又言歸 詔官把漢那古爲指揮使撫馭機宜悉如公晝俺哲杲分道大入索降 屬國故事異時與俺哲之子角立其勢自分便三乃具言狀下部覆請 以兵挾求則嬰城固守示之必殺以制其命便二即棄不顧則如漢制 丘墟天子督過文武大吏逮繫誅死相屬然莫能制也而莊皇帝時虜 每入犯必饜飽以出而庚戌之變至薄都城踐陵寢破州屠邑所過爲 曰把漢那吉者以內卻來降時公總督三邊軍務納之曰此天授我也 卷之五十九 看市

之因讓之日爾哲不念爾孫欲速之死耶爾以全等故構釁中國爾孫 受賀自是虜歲貢入市受撫賞以爲常俺答死其子若孫再嗣王封皆 表謝貢馬五百有奇其上期以實內廢餘田給邊軍歲市馬牛羊以其 是公議因講准面奏計乃定有司按水樂中封三王故事勃封俺答為 廣寧等非創制也夫言者乃以舌戰與耳食何異利害身任之執政咸 復得奈何令九邊繹騷無已時且實懷德內鄉非有所要脅市與開原 訶委責以愚我非算也則令俺酋籠致諸部諸部酋皆報如約公乃爲 等孰親因遣一偏將軍諭日後縛全等九人獻俘闕下磔于市公謂俺 來上貰不誅厚撫之恩至大爾何惜叛人不執以謝過耶且爾孫與全 億計陝西貢馬附宣大入其市准宣大一如公策上乃祭告郊廟御殿 順義王諸部酋授官有差公臨邊宣上威德定約束諸哲羅拜歡呼奉 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無敢堅决公開而嘆曰絕虜易耳機會一失難可 哲雖臣服不犯大同而其子姓部落甚衆非盡入羈繼令東市西犯謾 會奏條陳賜封號等八事衆論譁然不可章入數上上詔廷臣集議之

文定公日制和不在我耶前代歲致金網約和親柄在夷狄今虜回面 邊事尤難也時李文定公春芳亦獨力言當計或調前代和戎事可鑒 德我幸奉約束無盜邊邊民免于鋒鏑軍與費益省此兩者顯名厚實 極詆貢市欲挑釁决鬭甚乃咎公失策以是知人臣任事難而公之任 荷卒决大計安利國家蓋至西陲久安軍吏一不戒以資虜而言者後 撫賞則比于漢致金繒宋納幣詘體隳重而公皆抗言以折之以身負 悉怛謀阻向化心市馬則稱引嘉靖中事謂旦夕必渝盟徒以召侮議 則公之功爲多始那吉來降或謂如左伊秩訾未可信其歸也則慮如 也奈何拒之或又言和且弛備有如點虜渝盟出不意可慮也公日備 項參議為壽嘗為識方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為上國勳而公 拊之逆而拒之又何患焉 不在我耶我以空名羈虜而謹修其實綢繆衣極休士馬以待戰順而 屈膝職修貢比外臣中國大重且虜旣得孫而受封爵貪樂利市必厚 西翼

能之丘十九

遵奉法程無貳志邊境銷鋒臥鼓殆二十年歲省大司農金錢數十萬

毋得恐習舊套牽制誤事其後松套等虜果有款關乞贖附逆之罪者 汪尚寶文輝僉憲寧夏日東路套虜黃台吉乞互市督撫檄駐清水營 道也我重市輕邊塞可保百年無事上覽之大悅曰所奏甚合機宜都 話將吏視行伍實訓練精已耳若然虜且俛首款關求市是我與虜易 無已市日益重我日益輕計大左今第與虜約願市聽不願市亦聽課 姚司空繼可嘗巡撫陝西時寧哱拜之變方奏功公疏上善後事宜數 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 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戎性貪而善調進則見有 公言有明效也 依擬行各邊情虜情雖異事體原無不同兵部通行與他俱要長計處 千言大率謂秦塞以虜市課諸將吏將吏以緩坐譴罰爲虜特歲增費 戾而江陵專擅不欲輒爲異同銜之 <u> 窗盗糧不知所底矣夫馬市固便而公之策尤長所以相成非所以相</u> 獨謂戎狄禽獸心不可恃谿壑欲不可填惟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

部知道照例賞賜成化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朝鮮國王李瑈又差陪 韓文日朝鮮國王李琛奏將獲到海青一連差陪臣崔景禮管送赴京 是而互市之議定 事爾也汝以西番故構東虜藉令不勝我能坐視弗汝援耶吾視汝兵 不復反且無東虜數奪西番賞賜願得一報之公論爾事我猶西番之 進獻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于奉天門欽奉聖旨禮 力弱姑務自靖毋躁舉傷天朝浩蕩恩賓爱稽賴謝低回不忍去蓋自 后酒公爲引滿而徐令軍中具酒食**養之虜輪誠受賽至畢市叩天誓** 臣金永需等進獻白鵲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趙瑾等進 將明旨監之明年壬申西路虜賓冤復以互市請公奉機監焉乃托獵 海青二連今次又差部臣崔景禮等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 出車騎立沙上以示虜諸哲悉下馬羅拜迎入帳房賓発親撫胡琴進 卻貢 前言 卷之五十九 黄市 碎黄

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 錫資之物俱係內帑之財物百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眞為皆未可辨借 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青等物不必進來如此誠足以彰皇 况綠禽獸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 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巧取頻頁希求厚賞 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 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于外亦非軍伍之可用無以眼飼之費與夫 倪岳曰撒馬兒罕所稱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于 竹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瑈謂爾敬奉朝廷遣人 件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次進貢禽鳥雖曰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 上盛德不實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警矣 召玩殊非王者撫御外之體書曰不寶異物則人格合無請勅一道責 國不知詔書禁絕貢獻之意抑且窺見朝廷嗜欲輕採厚取久將起侮 二十二日節奉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應所產物

踐祚之初首頒明語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騷擾之弊旣而放 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勅諭止朝鮮白鵲海靑之獻皇上 之奸黠者貪得無厭何哉臣等當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 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做效以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願 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繼踵復來今若不為豫處則今次既去後次 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騷 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有千里馬獻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 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臣等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 由是而始終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鎭巡官 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于異世 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 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入進貢玉石等物 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放 卷之五十九

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盆治平之實效也臣等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

給人足禮樂與行邊城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夷畢至足以增光 醜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修政治益崇俊良使家 京師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 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 來船隻以便撑駕回旋以帖服其心仍請勅一道曉諭阿黑王謂爾忠 驛前去沿途體訪隨其所在司府以為宴勞給與以嘉答其意整其原 難察夷人詭冒之奸計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行人一員馳 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愚見深爲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 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 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稱本處差來入貢 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未嘗許人入貢今若 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顧乃疲中國以供遠 則旣無勘合又無信印何由知其眞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人則旣 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一十八名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